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七十九回 指迷團靈心講射 擅巧技妙算談天

話說眾才女聽了丫鬟之話，正在不解，恰好卞濱也差家人把題目送來，告知此事。原來太后因文隱平定倭寇，甚是歡喜，適值上官昭儀以此為題，做了四言韻五言排律，極為稱頌。太后因詩句甚佳，所以特命眾才女俱照原韻也做一首，明晨交卷。眾人把原唱看了。幽探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主人早些賜飯，大家趕回去，連夜做了，明早好交卷。」

寶雲道：「眾位姊姊何不在此處一齊做了，豈不甚便？」顏紫綉道：「這比不得應酬詩，可以隨便謔幾句，咱要回去靜靜細想才做得出哩。」袁萃芳道：「妹子也有這個毛病。求姊姊快賜飯罷，設或回去遲了，還不能交卷哩。好在明日承蘭芝姊姊見召，今日早些去，明日也好早些來。」眾人齊道：「甚是。」寶雲只得命人拿菜拿飯，道：「這總是妹子心不度，所以如此。即如昨日教人紮了幾百燈球，以備今日頑的，那知至今還未做成，豈非種種不巧麼！」小春道：「即或做成，現在都要回去，也不能頑；都留著明日再來請教罷。」大家飯畢出席，命人到夫人跟前道謝。寶雲道：「家母所要藥方，麗春姊姊不可忘了。」潘麗春道：「妹子記得。」閩臣道：「我托寶雲姊姊請問師母之話，也不可忘了。」寶雲連連點頭。當時匆匆別去。

次日把卷交了，陸續都到卞府，彼此把詩稿看了，互相評論一番。用過早麵，仍在園中各處散步。游了多時，一齊步過柳陰，轉過魚池，又望前走了幾步。紫芝手指旁邊道：「這裡有個箭道，卻與玉蟾姊姊對路。諸位姊姊可進去看看？」張鳳雛道：「此地想是老師射鵠消遣去處，我們進去望望。」一齊走進。裡面五間敞廳，架上懸著許多弓箭，面前長長一條箭道，迎面高高一個敞篷，篷內懸一五色皮鵠。蘇亞蘭道：「這敞篷從這敞廳一直接過去，大約為兩而設？」香雲道：「正是。家父往往遇著天陰下雨，衙門無事，就在這裡射鵠消遣。恐濕了翎花，所以搭這敞篷。」

張鳳雛見這許多弓箭，不覺技癢，因在架上取了一張小弓，開了一開。玉蟾道：「姊姊敢是行家麼？」鳳雛道：「不滿姊姊說：我家外祖雖是文職，最喜此道，我時常跟著頑，略略曉得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也是時常跟著舅舅頑。我們何不同玉蟾姊姊射兩條舒舒筋呢？」瓊芝道：「蘇家伯伯曾任兵馬元帥，亞蘭姊姊自然也是善射了？」亞蘭道：「妹子幼時雖然學過，因身體過弱，沒甚力量，所以不敢常射，但此中講究倒知一二。如諸位姊姊高興，妹子在旁看看，倒可指駁指駁。」紫芝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當時就同玉蟾、鳳雛各射了三箭，紫芝三箭全中，玉蟾、鳳雛各中了兩箭。紫芝滿面笑容，望著亞蘭道：「中可中了，但內中毛病還求老師說說哩，並且妹子從未請人指教。人說這是舒筋的，我射過之後，反覺胳膊疼；人說這是養心的，我射過之後，只覺心裡發跳：一定力用左了，所以如此，姊姊自然知道的。」亞蘭道：「玉蟾、鳳雛二位姊姊開放勢子，一望而知是用過功的，不必說了。至妹妹毛病甚多，若不厭煩，倒可談談。」綠雲道：「如此甚妙，就請姊姊細細講講，將來我們也好學著頑，倒是與人有益的。」

亞蘭道：「妹子當日學射，曾撮大略做了一首《西江月》。後來家父看見，道：『人能依了這個，才算會射；不然，那才算個外行。』今念來大家聽聽：

射貴形端志正，寬襟下氣舒胸。五平三靠是其宗，立足千斤之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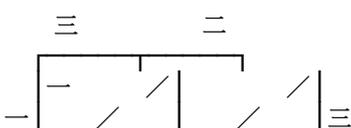
開要安詳大雅，放須停頓從容。後拳鳳眼最宜豐，穩滿方能得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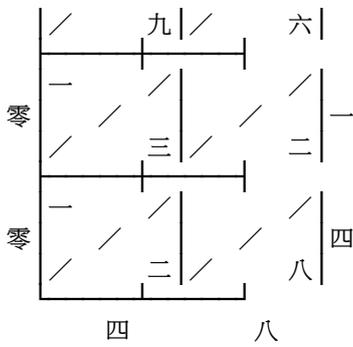
剛才紫芝妹妹射的架勢，以這《西江月》論起來，卻樣樣都要斟酌。既要我說，諒未必見怪的。即如頭一句『射貴形端志正』，誰知他身子卻是歪的，頭也不正，第一件先就錯了。至第二句『寬襟下氣舒胸』，他卻直身開弓，並未下腰。腰既不下，胸又何得而舒？胸既不舒，氣又安得而下？所以三箭射完，只覺噓噓氣喘，無怪心要發跳了。第三句『五平三靠是其宗』，兩肩、兩肘、天庭，俱要平正，此之謂五平，翎花靠嘴、弓弦靠身、右耳聽弦，此之謂三靠：這是萬不可忽略的。以五平而論，他的左肩先已高起一塊，右肘卻又下垂，頭是左高右低，五平是不全的。以三靠而論，翎花並不靠嘴，弓是直開直放，弓梢並未近身，所以弓弦離懷甚遠，右耳歪在一邊，如何還能聽弦？三靠也是少的。第四句『立足千斤之重』，他站的不牢，卻是我們閨閣學射通病，這也不必講。第五句『開要安詳大雅』，這句紫芝妹妹更不是了。剛才他開弓時，先用左手將弓推出，卻用右手朝後硬拉，這不是開弓，竟是扯弓了。所謂開者，要如雙手開門之狀，兩手平分，方能四平，方不吃力，若將右手用扯的氣力，自然肘要下垂，弄成茶壺柄樣，最是醜態，不好看了。第六句『放須停頓從容』，我看他剛才放時並不大撒，卻將食指一動，輕輕就放出去；雖說小撒不算大病，究竟箭去無力，樣子也不好看。射箭最要灑脫，一經拘板，就不是了。況大撒毫不費事，只要平時拿一軟弓，時時撒放，或者手不執弓，單做撒放樣子，撒來撒去，也就會了。若講停頓二字，他弓將開滿，並不略略停留，旋即放了出去，何能還講從容？第七句『後拳鳳眼最宜豐』，他將大指並未挑起，那裡還有鳳眼；縱有些須鳳眼，並不朝懷，弦也不擰，因此後肘更不平了。第八句『穩滿方能得中』，就只這句，紫芝妹妹卻有的，因他開的滿，前手也穩，所以才中了兩箭。但這樣射去，縱箭箭皆中，也不可為訓。」

紫芝道：「姊姊此言，妹子真真佩服！當日我因人說射鵠子只要準頭，不論樣子，所以我只記了『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』這兩句，隨便射去，那裡曉得有這些講究。」亞蘭道：「妹妹：你要提起『左手如托泰山』這句，真是害人不少！當日不知那個始作俑者，忽然用個『托』字，初學不知，往往弄成大病，實實可恨！」瓊芝道：「若這樣說，姊姊何不將這『托』字另換一字呢？」亞蘭道：「據我愚見：『左手如托泰山』六字，必須廢而不用才好。若按此名，托字另換一字，惟有改做『攥』字。雖說泰山不能下個攥字，但以左手而論，卻非攥字不可。若誤用托字，必須手掌托出；手掌既托，手背定然彎曲；手背既彎，肘也因之而翻，肩也因之而努。托來托去，肘也歪了，肩也高了，射到後來，不但箭去不準，並且也不能執弓，倒做了射中廢人。這托字貽害一至於此！你若用了攥字，手背先是平正，由腕一路平直到肩，毫不勉強，弓也易合，弦也靠懷，不但終身無病，更是日漸精熟，這與托字迥隔霄壤了。」玉蟾道：「妹子也疑這個托字不妥，今聽姊姊之言，真是指破迷團，後人受益不淺。」綠雲道：「據妹子意思：只要好準頭，何必講究勢子，倒要費事？」亞蘭道：「姊姊這話錯了。往往人家射箭消遣，原圖舒暢筋骨，流動血脈，可以除痼疾，可以增飲食，與人有益的。若不講究勢子，即如剛才紫芝妹妹並不開弓，卻用扯弓，雖然一時無妨，若一連扯上幾天，肩肘再無不痛。倘不下腰，不下氣，一股力氣全堆胸前，久而久之，不但氣喘心跳，並且胸前還要發痛，甚至弄成勞傷之症。再加一個托字，弄的肘歪肩努，百病叢生，並不是學他消遣，倒是討罪受了。」張鳳雛道：「姊姊這番議論，真可算得『學射金針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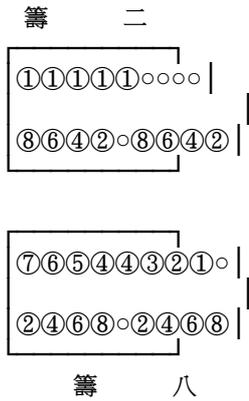
眾人離了箭道，丫鬟請到百藥圃吃點心。大家都走進坐了。春輝道：「昨日若不是紫芝妹妹耽擱半日，還可多對許多好花。」紫芝道：「我一心只想翡翠鐲子，那知青鈿妹妹同他們談論算法，滔滔不斷，再也說不完。」閩臣道：「適因算法偶然想起家父當日曾在智佳訪問籌算，據說有一位姓米的精於籌算，又善筆算，久已帶著女兒來到天朝，自然就是蘭芬姊姊。可惜這一向匆忙，也未細細請教。」米蘭芬道：「家父向在家鄉，籌算、筆算，俱推獨步；妹子自幼也曾習學，卻不甚精。將來無事，大家談談，倒可解悶。」

青鈿道：「昨日那裡知道卻埋沒這一位名公，真是瞎鬧！」因指面前圓桌道：「請教姊姊：這桌周圍幾尺？」蘭芬同寶雲要了一管尺，將對過一量，三尺二寸。取筆畫了一個「鋪地錦」：





畫畢道：「此桌周圍一丈零零四分八。」春輝看了道：「聞得古法徑一周三，是麼？」蘭芬道：「古法不準，今定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甚精，只用三一四，三個大數算的。」春輝道：「若將此桌改做方桌，可得多長、多寬？」蘭芬道：「此用圓內容方算，每邊二尺二寸六分。」寶雲指桌上一套金杯道：「此杯大小九個，我用金一百二〇六兩打的，姊姊能算大小各重多少麼？」蘭芬道：「此是『差分法』。法當用九個加一個是〇個，九與〇相乘，共是九〇個，折半四〇五個，作四〇五分算；用『四歸五除』除一百二〇六兩，得二兩八錢，此第九小杯，其重如此。」因從丫鬟帶的小算袋內取出二、八兩籌擺下，用筆開出，大杯重二〇五兩二錢、次重二〇二兩四錢、三重〇九兩六錢、四重〇六兩八錢、五重〇四兩、六重〇一兩二錢、七重八兩四錢、八重五兩六錢。寶雲看那兩籌，只見寫著：



寶雲道：「據這二籌，自然是一二如二，至二九一〇八；那八籌是一八如八，至八九七〇二了。但姊姊何以一望就知各杯輕重呢？」蘭芬道：「剛才我用四歸五除，得了小杯二兩八錢數目，所以將二、八兩籌一看就知了。你看第一行『二八』兩字，豈非末尾小杯斤重麼？第九行『二五二』就是頭一個大杯。其餘七杯計重若干，都明明白白寫在上面。」寶雲道：「第九行是『一八七二』，怎麼說是『二五二』呢？」蘭芬道：「凡兩半圈上下相合，仍算一圈，即如第九行中間『八七』二字，湊起來是『一五』之數，把『一』歸在上面一圈，豈非『二五二』麼。」寶雲點頭道：「我見算書中差分法，有遞減，倍減、三七、四六等名，紛紛不一，何能及得這個明白了當。籌算之精，即此可見。」

宋良箴指花盆所擺紅白瑪瑙兩塊道：「此可算麼？」蘭芬道：「如知長短，就可算出斤重。」取尺一量，對方三寸，算一算道：「紅的五〇九兩四錢，白的六〇二兩一錢。」

寶雲命人拿比子一秤，果然不錯。廖熙春道：「一樣瑪瑙，為何兩樣斤重？」蘭芬道：「白的方一寸重二兩三錢；紅的方一寸重二兩二錢，今對方三寸，照立方積二〇七寸算的。凡物之輕重，各有不同，如白銀方一寸重九兩，紅銅方一寸重七兩五錢，白銅一寸重六兩九錢八分，黃銅一寸只重六兩八錢。」熙春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說話間，陰雲滿天，雷聲四起。蘭芝道：「莫要落雨把今晚的燈鬧掉，就白費寶雲姊姊一片心了。」蘭芬道：「如落幾點，雨後看燈，似更清妙。」說著，雨已大至，一閃亮過，又是一個響雷。緜瑤釵道：「算家往往說大話，偷天換日，只怕未必。」蘭芬道：「此是誑話。但這雷聲倒可算知里數。」月輝道：「怎樣算法？」蘭芬指桌上白鳴鐘道：「只看秒針，就好算了。」登時打了一閃，少刻又是一雷。玉芝道：「閃後〇五秒聞雷，姊姊算罷。」蘭芬算一算道：「定例一秒工夫，雷聲走一百二〇八丈五尺七寸。照此計算，剛才這雷應離此地〇里零一百二〇八丈。」陽墨香道：「此雷既離〇里之外，還如此大聲，只怕是個『霹靂雷』。」畢全貞道：「雷都算出幾丈幾里，這話未免欺人了。」

少時，天已大晴。成氏夫人因寶雲的奶公才從南邊帶來兩瓶「雲霧茶」，命人送來給諸位才女各烹一盞。盞內俱現雲霧之狀。眾人看了，莫不稱奇。寶雲把奶公叫來問問家鄉光景，並問南邊有何新聞。奶公道：「別無新聞；只有去歲起了一陣大風，把我院內一口井忽然吹到牆外去。」綠雲道：「如此大風，卻也少見。」奶公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：我家是個籬笆牆。這日把籬笆吹過井來，所以倒像把井吹到牆外去。今日為何我說這話？只因府裡眾人都說我家乳了寶小姐〇分發財，那知我還是照舊的籬笆牆。倒是人不可不行善，那惡事斷做不得；若做惡行兇，人雖欺了，那知那雷慣會報不平。剛才我在〇里墩遇雨，忽然起一響雷，打死一人，彼處人人念佛。原來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。」

素雲道：「〇里墩離此多遠？」奶公道：「離此只得〇里。那打人的地方離墩還有半里多路。我在那裡吃了一嚇，也不敢停留，一直趕到〇里墩才把衣服烘乾。」眾人聽了，這才佩服蘭芬神算。

用過點心，來到白菴亭。大家意欲聯句。又因婉如、蘭音韻學甚精，都在那裡談論「雙聲、疊韻」。蘭芬又教眾人「空谷傳聲」。談了多時。玉芝因昨日紅珠說的「言游過矣」甚好，只勸眾人猜謎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